

卷首语

PREFACE

## 病毒与传播研究领域的“发酵”

一场新冠疫情浸染了整个2020年。直至岁末，全球新冠病毒致病速率不减。这不仅让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笼罩在巨大的“不确定性”之中，而且也印证了卡斯帕尔说过的话：“人不过是一根芦苇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”。而作为“能思想的芦苇”，人们再也无心重复他的后半句话——“由于有了思想，我却囊括了宇宙”，只是下意识地说出：别了，2020！

令人沮丧的是，当理性以为可以通过寻找病毒的基因序列发明战胜病毒的方法时，病毒却以变异的速度压制疫苗研制的速度，显示理性的有限性甚至是理性的溃败。换一个角度看，这似乎有助于把人们从笛卡尔式的精神实体中拽出来，回到人与病毒的物质性，在关注身体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之中理解人与病毒的具身化交流。随着人们不断加深对这种具身化交流的体验，病毒悄然形塑人类的认知，嵌入人类语言结构，在信息技术、道德生活、社会文化肌体、日常消费等方面的抗病毒修辞之中，表征一种侵入性力量、无法控制的污染和难以抵御的欲望。

这种物质性转向也带来了人类思想的转向。自1899年遇见第一个已知病毒烟草花叶病毒以来，人类逐步了解人与先于人存在的病毒之间的秘密：人类基因组上有大约8%的序列来源于病毒，人和病毒组成了难以分割的混合体，病毒既是致命的也是给予人类生命的物质。在生命解码的入口处，病毒教人从人与病毒共同进化的历史来领会人类生命发展史，把人还原为通过与其他物种的相互作用而成为的人，并进而引导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迷途。人们得以转向人与病毒的适应过程，去理解人类与病毒的空间关系对政治地理环境、城市工业网络、社会政治生态的重塑。同时，人们沉浸于这种关系去重新理解人类文明交流史，发现随着天花、霍乱等疫苗抗体的发明，病毒取得了与技术同等重要的位置，寄生于文明肌体，深深介入文明间的交流过程，制造了不平衡的权力关系。

由此看来，病毒更像是一颗“酵母”，作用于人的身体组织，进而作用于人的心灵，使其把人纳入自然、生物、物的关系中考量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普遍交往，深入到生物间的多样性关系情境之中，建构人类回应万物并与万物共存的传播空间。显然，病毒这颗“酵母”已触发思想的“发酵”，转化为传播研究领域获取新的思想能量的重要基础。

事实上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HIV病毒、埃博拉病毒与IT病毒成了一种并列关系，表征人与自然、人与技术之间控制与失控的不确定性关系。作为微寄生的病毒以“媒介”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实现连接、触发与转变，这使得它在健康传播、科学传播、风险传播、危机传播等领域持续发酵。“病毒的隐喻”嵌入学术话语，启发人们在传播权力关系之中反思自身的危机。病毒的传染性构成了多种生物组合形式，反映出人与人、人与万物关系的不确定性，从而将传播研究推入不确定性传播关系视角。

眼下，病毒正在变异，已把散居地球的人还原为栖居于“病毒星球”的人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身体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揭示了人的存在，照亮了回归自然之路，通过人与病毒相互作用又相互容纳的复杂关系，映射出万物之间相互依存、人与万物的互动关系。这也许能让那个“能思想的芦苇”跳出人与自然之界，从“囊括宇宙”转向亲近万物，行走于“万物皆媒”的世界，在生物间的多样性关系中拓展传播研究的想象空间。

单波

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